

你从三月走来

●蔡升元



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口号像一声春雷，振奋发聩，传遍神州，响彻世界。妇女的力量不可小觑，贡献巨大，威力无比。九天揽月有你的英姿，五洋探海有你的卓越。

你的脚步踏过高山、沙漠，你的声音

流转在教室、医院，你的汗水洒在田野、灶间……你用绵延生命之火炽热歌唱，释怀着母亲的仁慈，你用剑胆琴心，演绎着巾帼之花灿烂绽放；你用玉指轮舞，激起了多少爱的浪潮汹涌激荡。

女人是神、是魂、是灵……诠释着完美奇妙着生命！

难忘的三位恩师

●魏友夫

特别的是讲起古文和诗词，绘声绘色，引人入胜。时至今日对我还影响最深。遇到这样的好老师是我一生之福。他不仅讲课好，而且师德也是崇高的。就在这一年第二个学期，学校要收4元学费，我家真穷得交不上去，王老师上课时点过一次名，我无奈含泪低下头，王老师看到后从此再未提及此事。一天下课后，老师叫住我说：“友夫你就安心上课吧，学费我给交了！”我感动的泪水扑簌簌地掉下来……那时老师一个月也挣不到40元啊。

我生来命苦，可每每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总会有贵人相助。当遭遇困难时，总有人伸出援手，帮助我度过难关。他们的帮助，犹如雪中送炭，让我重新找到了希望的火光。

第二个难忘的恩师，是王岗。他和我一个村，和我父亲关系很好，住在我家南一排。王岗老师大高个，大眼睛，黑黝黝的关公脸庞，背略有些驼，他教学少，更多的是做管理工作的，尤其是做思想工作细致入微，体恤弱者，助人当先。虽说他没有直接教过我，但他当过我中学时的校长。高中毕业后的一天，他见了我说：“友夫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爱好学习，学习也好，高中毕业了，我和李校长李桂林校长说说，你去代课吧，不然回村劳动就丢弃学业了。”这是我梦寐以求之

事。1975年春开学第一学期，王岗校长让我到曹娘村学校代课，教初中数学和语文主课。记得一个晚自习，公社联校校长来学校，王岗校长专门请到我带的班里，听了我讲的一节数学课。他们听后和王岗校长说，想办法把魏友夫留住，这是个好苗子。可是正当我全身心投入教学的时候，县里的工作队以“家庭成分不好”为由，取消了我的代课资格。

1978年春天，我那当民办教师的侄儿魏忠，被县教育局选调去参加临汾师范学院培训3个月。他带的初中毕业班缺了老师。当时的校长李桂林向他提要求：想要参加培训，只能让魏友夫来代课，曹娘村的其他高中生带不了初三毕业班。这也是李桂林校长有意让我回学校的借口。李校长是应县东朱庄人，老牌师范毕业生，他中等身材，穿的衣服永远是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腰直板正的，走路起来轻轻的，说话慢声细语，总是带着商榷的口气。他治学严谨，各科都精通，能从一个老师讲课和备课中就判断其能力和学识。在你讲课的时候，他会不打招呼地突然坐在教室后面听课，让你时时时刻刻不敢松懈。

因为李校长的话，魏忠来家找了我。当时高考又报名呀，我肯定要参加。同年曹娘中学招两个补班，二弟报名上补班了。如果我一边劳动一边复

自强——是你们远航的征帆；
自立——是你们巍峨的山脉；
自尊——是你们傲然的品格；
自爱——是你们真挚的期待！

女人啊，多么亲切的名字，如一股暖流沁透心脾；女人啊，多么圣洁的称呼，如太阳一般光芒万丈；女人啊，多么伟大的母性，如天使一般奉献着无私的爱。

温柔是你的灵魄抖落下一池芬芳；纯洁，浸润着你干涸的心田韵味悠长；温婉，苦涩中宁静心唇齿流香荡气回肠；刚烈，风情万种令英雄折腰驻足凝望。

女人如画，如一抹桂林山水，清丽、神奇；女人如烟，仿佛妩媚飘渺的江南水乡，安详、静谧；女人如歌，似淙淙如练的飞瀑，开朗、奔放；女人如水，宛然山间清澈透明的小溪，纯净、润泽。

生活让女人，黑发变成白丝飘扬，身躯浸染着雨雪风霜；艰辛让女人，步履蹒跚，压弯了脊梁，皱纹刻满黝黑的面庞；奉献让女人，蹉跎了美好的时光，失去了当年的风采……

一支歌无法囊括女人的美丽，一首诗抒发不尽女人博大的情怀。

宁静端庄，仪态大方，秀丽妩媚、神采飞扬；德才兼备，魅力四射，真是梨花带雨，感情荡漾……

“三八”温馨的气息，伴随着仲春的暖风漫来，摇曳的绿柳是你飘逸的秀发，粉润的杏花是你温柔的笑容。

飘逸的游丝下，你风姿翩翩，坚强如钢！
压题图片 马占俊 提供

习，那肯定不如坐下来学习好。因此，这是一个天裁难逢的机会，于是我又去学校代课。我一边代课一边复习，三个月很快过去了。我带的毕业班全公社成绩排名第二，受到了联校表彰。这时魏忠也培训结束了。

一天，村支书来学校和李桂林校长说，魏忠已培训回来了，学校不需要这么多老师代课了。李桂林校长一边拨出烟给支书点着，一边捧着说，公社都说你大书记重视教育，可不吗，你看咱们初中毕业班全公社考了第二名，给咱们村争了光，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放假了，保证下学期不要代课老师了。听完支书笑嘻嘻走了。李校长就这样又给我争取了一个月学习时间，他只给我安排代两个初中班的化学课，相当轻松，让我得以全身心投入复习参加高考。为了更有把握考上学校，我报考了中专。

9月5日，曹娘学校开学了，秋天的校园仍旧旧光彩宜人，树依旧是那么绿，花儿依旧竞相开放，蝴蝶依旧在校园里翩翩起舞。李桂林校长捎话让我去公社的借口。李校长是应县东朱庄人，老牌师范毕业生，他中等身材，穿的衣服永远是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腰直板正的，走路起来轻轻的，说话慢声细语，总是带着商榷的口气。他治学严谨，各科都精通，能从一个老师讲课和备课中就判断其能力和学识。在你讲课的时候，他会不打招呼地突然坐在教室后面听课，让你时时时刻刻不敢松懈。

10月12日，我告别了曹娘学校，告别了关心我、帮助我的恩师王启老师、王岗老师和李桂林老师，走向新的征程。当我去中专学校报到后没几天，二弟也被浑源师范录取了，我们这样贫困的家庭，兄弟俩同时双双考上学校了，在应县是出了名的，这是我的造化，更是在恩师助力下实现梦想的。

后，磕头就像捣蒜一样地说：“小人叫王大富，罪该万死，不该辱骂大人，请老爷开恩。”

纪县长说：“你知道我是县长了，才想起认错赔罪啦。要是别的穷人，你就该把人逼死啊？可见你为富不仁呀。”

“那他也不能偷我的苜蓿呀。”王大富低声咕嘟着说。

“你种苜蓿做啥哩？”纪县长问。

“我喂牲口哩。”

“看来人还不如一个牲口啊！让他吃一点算了，把篮子也还给他吧。”纪县长说完后，传话叫那个后生上堂来。

后生进来后，纪县长问：“小后生，你为啥要偷人家的苜蓿呢？”

后生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小人齐贵，家里实在是没有一口吃的了，想偷点苜蓿回家和母亲煮了吃。小人知罪，请大人宽恕啊。”

纪县长一听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说：“王大富，就让齐贵这后生给你家看苜蓿吧，苜蓿也就不会再丢了。”

“那他要是还偷呢？”王大富不放心的地说。

“你给他管吃饭，他还会再偷苜蓿吃吗？”纪县长微笑着说。

齐贵一听有了吃饭的地方，立即叩头谢恩，并说：“我要是吃饱了还偷，请大人剁了我的双手。”

随后，纪县长提笔写了判词，大意是，王大富怕丢了苜蓿，齐贵怕饿了肚子，所以齐贵给王大富看苜蓿是为了挣口饭吃，王大富呢，让人干活自然得给管饭哩。

纪县长把写好的判词现场高声朗读了一遍，问他们二人，听明白没有，同意不同意？王大富心里咕嘟但嘴上只好同意。

“王大富，你为富不仁，打骂穷人，辱骂县官，本该打你二十大板，念你尚有悔改之意，本官就不加追究了。但回去后你要好好对待齐贵啊。”纪县长盯着王大富一字一顿地说。

随后转头对齐贵说：“齐贵呀，以后要给庄家好好干活，勤谨勤谨吃饭随身啊。”

王大富和齐贵二人听了纪县长的嘱咐后，高兴地离开了县政府。

自古想当官的人不在少数，可也有例外，当年朔县就有一个人自费坐着火车到雁北地委辞官的人，这个人名叫雷云贵。

云贵是朔城区滋润村人，作为地方名人，他的事迹被编入朔州市朔城区20年地方志之中。2009年朔州建市20周年时，被评为朔州市有特殊贡献的杰出人物之一。

1983年冬，按照全国的部署，朔县实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，按照四留五不留的做法，实行一刀切，切下去一批55周岁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负责人，提起一批年轻干部。

在这之前，云贵已经是县里的文化局长，这次机构改革，县委报雁北地委任命云贵为县委宣传部部长。在当时人们认为，政府的委比公社（当时还不存在乡镇）和县里的局规格高，县委的部更比政府的委规格高，宣传部长跨上县委常委就是当然的副县级。朔县当时有两个一流的公社，机构改革后，这两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为了升格，分别到政府的计委、经委当了副主任，他们就以为自己已经升高了。1986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后，国家规定县属局和基层的公社是一个档次，县委的部长如果不跨常委，和政府的委是一个级别。那两位公社书记当了委副主任，实际上是降了职。早知道是这样，他们就不会自己主动要求到那两个委当那个副主任。好在文件还规定就高不就低，那两位前公社书记才保留住了正科级工资。

1983年机构改革时，公社党政一把手的任命权限已经下放到县，县委部一级领导干部的任命权限还在雁北地委。云贵知道自己将被雁北地委任命为朔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时，就坐着火车到雁北地委去辞官。云贵如果不想辞官，副处级的官就坐稳了，到了建立朔州市，稍一努力，就很有可能升为正处级，然而云贵这一辞官，县区一级的文化局长一直当到1992年县级第二次机构改革。

云贵辞官时，有许多人不理解，还

坐火车辞官的人

●安孝欽

有的人认为云贵那是头脑发呆了。有知道的人说是为了更好地去搞自己酷爱的考古工作，尽管这样，多数人还对云贵的行为不以为然。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，云贵的确是一位事业型的人才，为了事业可以舍弃高官和虚荣，为了事业不怕别人不理解，为了事业甘愿默默无闻，为了事业看淡了功名利禄。正因为如此，云贵才能在文化和考古事业上做出那样可以流传后世的业绩。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在井子窰村插队时，云贵曾经到该村下乡，我和云贵认识已经有50年了。初认识时就觉得云贵很有文人气质，进入机关后，又间接地在一块共事，两人只有道义和君子之交，我对云贵的人品很有好感，尤其对他辞官的行为，觉得精神难能可贵。

昨夜之梦

●刘淑花

有几点星在夜空里
有几分情在脑海里
不安地拽着记忆的尾巴拼命回忆
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曾经的你
分明有许多事不曾忘记
为什么总在擦着边远
是岁月真的把一切清洗
还是那些痛不愿挽留自己

在那花儿一样的年纪
我们都有着花儿一样的美丽

总在无眠的黑夜里想起
阳光普照了大地
却不是每朵花都开得恣意
心中的执著不曾放弃
踩着坚实的大地
张开腾飞的双翼
沉沉浮浮地寻觅
一剑山出去
几回伤我意
浮生无所寄
文字与天齐

来朔州

●张丽坤

如果你想出去走走

就来朔州

这座小城静谧地呆在农牧分界口
牛羊成群闲散在绿草油油

古称马邑，秦汉把匈奴据守
长城见证一场烽火战斗
马邑马邑养马的人在哪里
马蹄跑下城池的边界千年不朽

如果你想出去走走，就来朔州

门神故乡赫然在高速公路
尉迟敬德为万户值守

正气凛然鬼神都绕着走
应县木塔释迦风中不朽，
和比萨斜塔埃菲尔铁塔齐名牛不牛
崇福寺唐代木建始修

辽金壁画精美的佛像胡子一络
杀虎口里走西口的商队赚到手抖
哥哥拉起妹妹的手那相思就没有

朔州朔州有一个电厂在神头

电力传输照亮天安门的城楼

洪涛山下的泉水是桑干河源头
金龙桥下的虹鲟鱼飘香光中冬日依旧

朔州朔州有个露天煤矿大有来头

改革开放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成就

邓爷爷和哈默在这里握手



胡进 作

四十年把辉煌铸就

如果你想出去走走，就来朔州
老城街道灯火阑珊要你留
元宵表演昭君出塞木兰从军的回眸
四月八庙会里《打金枝》《杨家将》的剧目红透

如果你想出去走走，就来朔州

七里河公园的桥得走一走

一月冰雪洁白里水鸭子还悄悄露出头
三月桃花开满一片粉粉娇羞
五月的垂柳倒映在河边的淡绿如绣
七月的荷花摇曳蓬蓬触手蜻蜓立上头
九月的落叶金黄漫透
嘎吱嘎吱踩上去是软意浓而不愁
十一月的芦苇萧瑟
滩头晚风吹过江天风景美不胜收

来了朔州，不能空手就走
古城酸奶是不是得几箱来兜
羊肉鲜嫩尝尝你就口水直流
几条羊腿打包羊肉打卷拉到家门口
沙棘沙棘一片片红透的山头
灵丹妙药营养价值那天下就无出其右

如果你想出去走走
就来朔州
雁门关外朔风把忧愁吹走
塞北的小城再干一杯香醇的藜麦酒

纪县长断案（五）

●陈永胜（搜集整理）

祥，家住本县牛店村，给人赶大车为生，今儿马受了惊，压死他一头小猪，小人身上没有现钱，他就叫人卸我车上的马。小人只是挡挡，并没有动手打架。”

纪县长听后，沉思了一下，走到马成祥身旁，举手就是一个耳光，说：“你咋就把大车赶到人家猪圈里啦？还赖着不给人家赔！”

“大人，小人没有把大车赶到他猪圈里，小人一直走的是官道啊！”马成祥委屈地回答道。

“要是这样，我就错打你了。”纪县长说。马成祥听了不敢多说半句话。这时，只见纪县长端坐案前，提笔判道：“李仁贤，心太奸，欺负受害人不应该。鸡有窝，猪有圈，你的猪咋就养在马路边？糟蹋庄稼人愤恨，你说该赔乡亲们多少钱？压死猪，在路边，车马并未进猪圈。死猪要谁大活马，还在当场骂县官。本该责你四十板，念你送我五块钱。错打车夫我有过，赔他五元挨打钱。”

纪县长判完案子，还有其他公务，也就赶路去了。车夫马成祥自是感激不已，望着纪县长的身影流下了一行热泪。李仁贤呢，心里一遍一遍地骂自己没有运气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等纪县长走后，李仁贤去向村长，十块银元县长为啥只说五块钱？村长一听就火了：“村民告你的猪把人家的庄稼糟踏啦，我正要去寻你算账哩，你倒扑来啦！”李仁贤一听，又是说好话，又是许愿，村长的脸上才有了笑容。

巧断苜蓿案

有一天，纪县长在十字街上遇见一群吵吵闹闹的人，于是便凑在跟前想看个究竟。只见一个穿戴时尚、肥头大耳的人，手里提着一个装着苜蓿的篮子，拽着一个衣服破烂、面黄肌瘦的后生大

巧断死猪案

一天，纪县长来到汾城县南李村，只见大路上一群人围着一辆马车看热闹。纪县长挤进人群一看，原来是路中间压死一头猪。死猪的主家拦住赶马车的人不让走，坚决让他赔现钱。

“掌柜的，我是替人赶车的，出门在外，身上没有钱啊，你就行行好吧。”一个头戴毡帽，补丁满身的人哀求道。

“你说得倒轻巧，没钱也行，那就把你的马卸下来抵我的大肥猪。”死了猪的人凶神似地说。

赶马车的说：“掌柜的，一头猪哪能比过一匹马呀？”

“少放你娘的屁，我这是头母猪啊，一年下两窝，一窝12个，一年就24个哩，你这匹马怕是还不够赔哩！”

纪县长听后，指着这个人说：“你可不能讹人呀！”

死猪的人打量了一眼纪县长，高声道：“谁说说我讹你呢，他的马车压死了我的猪，咋能不赔呢？”说着就让他那几个伙计卸马。车夫阻拦，倒被打了一顿。

见此，纪县长冲在打架人中间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死猪的人看这个人是个乡巴佬，上前恶狠狠地骂道：“不识死活的老东西，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！”

“算你说对了，今儿我可管定啦！”纪县长说完便叫两个警察带了打架的到村公所审问。

死猪的人这才知道是遇上了纪县长，赶忙央求村长替他说话，并暗中送了10块银元的贿赂。他自恃有钱，抢先告状：“县长大人，我叫李仁贤，家住南李村，这个赶大车的把我的猪压死了，我叫他赔偿，他说没钱，我让人卸他的马，他却打我的人。还请大人为民做主啊！”

赶大车的人说：“大人，小人叫马成